

# 街舞伉儷 楊文韜 張燦 慶幸趕上 「最好的時代」

疫情過後，內地的網絡綜藝節目迎來爆發期，不少專業藝術家也由此獲得新的展示舞台，人氣驟升。上海的舞蹈家伉儷楊文韜 (Taotao) 和張燦 (Cici) 就是其中之一。在早前熱烈收官的《這！就是街舞》第三季中，他們無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一齣配合天衣無縫的《語》讓無數人落淚。「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實際上，這兩位執著於街舞的專業舞者從「街頭」走向「大雅之堂」，用了不止十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倪夢環 上海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 與香港藝人有緣

在不同的街舞專題綜藝節目中，楊文韜和張燦和不同的香港藝人有過愉快合作。如在此前的《熱血街舞團》中，楊文韜是陳偉靈戰隊成員，從此與陳偉靈結下了不解之緣，楊文韜的工作室還曾經接待過不少慕名前來學習的香港藝人。兩人亦不約而同表示，很多香港藝人的精湛舞技都讓他們印象深刻，如早年的「四大天王」是內地的全民偶像，也是他們在舞蹈領域的「啟蒙」導師之一，特別是郭富城，「很喜歡他的『櫻花之舞』」。在他們看來，香港的藝人都非常勤奮好學，在專業上則十分謙虛。

而現在與楊文韜緣分最深的莫過於陳偉靈。多年的交流接觸，感覺彼此有很多共同語言。「可以說是互相欣賞吧。」他還透露，已經應邀擔任陳偉靈巡迴演唱會的舞蹈總負責，只是因為疫情打亂了演唱會的計劃，但相關的準備工作一直沒有間斷。

「可能他也看到了我們的成長，希望能夠展現出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他後來找我們希望負責演唱會後，我們也希望能夠嘗試，展現更多的舞台魅力。」



## 《客風·漂鳥之歌》 舞蹈呈現客家文化

今年的「台灣月」將線上呈現台灣新古典舞團創作的《客風·漂鳥之歌》。成立於1976年的台灣新古典舞團，風格奠基於其創始人劉鳳學所提出的「中國現代舞」理念。劉鳳學生於哈爾濱，開始時是學習古典芭蕾舞，到台灣後開始接觸到現代舞中的瑪莎·葛蘭姆技巧。經過多年的體悟，她提出「中國現代舞」理念，嘗試植根於民族文化與精神來創作現代舞。「依據我國古代樂舞及國術中的動作，透過寫實與抽象的表現法，非對稱多於對稱及空間立體化的現代美學觀念，強調主題動作的變化……使我國傳統舞蹈藝術和創作相結合，產生具有傳統精神的中國現代舞蹈。」

盧怡全自5歲開始習舞，最先開始學習的是民族舞蹈，直到看了劉鳳學的《布蘭詩歌》，改變了學習的路向。「那個時候我是鄉下的小孩，比較不能接受現代舞。覺得看不懂，很排斥。一

般民眾對現代舞大概都是這樣的觀感。結果看了《布蘭詩歌》，完全被吸引住了。當時好驚訝，我竟然也會喜歡現代舞，而且會想，我以後也要跳裏面的一個角色。」1995年他加入台灣新古典舞團，跟隨劉鳳學習舞至今已25年，其間擔任過舞團多個大型作品中的重要角色。盧怡全介紹道，舞團有四個發展面向，一是現代舞創作；二是台灣原住民舞蹈文化人類學之研究、重建、創作與出版；三是儒家舞蹈研究、重建及出版；四是唐樂舞蹈文化研究、重建、演出及古譜之譯解、出版。如今，盧怡全自老師手上接過現代舞編創領域藝術總監的職責，說起舞團風格的傳承與發展，他笑道：「我的創作能量與語彙裏面，很自然地流淌著劉鳳學老師的創作理念與肢體美學。但每個人的頭腦和生活經歷都不同，我肯定有自己的生活經歷可以加進去。老師傳給我的，就如同一袋袋很珍貴的咖啡豆，我負責來調咖



## 因為「帥」所以「愛」

沒有節目邀約時，楊文韜和張燦在上海主持了一個舞蹈工作室。傳統觀念裏，街舞門檻低，但他二人都是專業舞者出身，張燦更是民族舞專業學子。自小練就的「童子功」用來跳看似「非主流」的街舞，兩人卻異口同聲說並不後悔，且樂此不疲。楊文韜說，年少時第一次在影視資料裏看到街舞就一見鍾情。「很帥，很酷。」那正是本世紀初，海外的影音資料和海報已經大量進入內地，為了搜集有街舞的碟片，他費盡心思。當時看過的作品，有歐美式的，也有韓國和香港的。看完之後，他還會扛着錄音機在街上開始模仿，「現在回想起來很傻，但可能因為當時年輕，想要做街舞的開拓者吧，後來就一直堅持下來了。」

無獨有偶，張燦的「不務正業」也始於感覺「跳街舞的男生都好帥！」張燦自小體弱，因家人希望她學跳舞強身健體，由此也走上了專業道路。張燦中學開始學民族舞，大學又主修古典舞，一路走來，她直言內心深處最想跳的還是街舞，這也是推動她報考上海高校的最大動力：「這裏是街舞發展最好的城市。」當然，古典舞的基本功也賦予她獨特的優勢，讓動感的街舞增添了更多柔韌之美。

## 古典與現代走向融合

儘管各自都能獨當一面，但自出道以來，楊文韜和張燦始終堅持發展「雙人舞」，這逐漸成為他們舞蹈的簽名式。回顧二人的多個作品，每個都帶出不同感受，時而如芭蕾舞般典雅又更具動感；時而如踢踏舞奔放又更富柔美；時而有體操的高難度，又更帶藝術性。但無論是哪種風格，最令人讚歎的莫過於「二人合一」的默契。

憶起二人的緣分，他們大方坦言是「師生戀」。最初，好學的張燦是慕名前往楊文韜主講的舞蹈班學習。彼時，「楊老師」已經開始編舞工作，也會經常邀請學生參與自己作品的排演。久而久之，因為共同的理念和愛好，兩人成為最默契的搭檔。今年大熱的《語》就是他們的代表作品之一，無數觀眾會為了劇情中的兩人沒有走到一起扼腕痛哭，但回到現實，又會為了發現男女主角在生活中是一對而抒懷。

最終成為人生伴侶，為二人的藝術創作帶來意想不到的化學作用，但是楊文韜和張燦坦

言，無論是藝術還是生活，一路走來並非全程和諧，創作編排中更是衝突不斷。來自不同專業的兩人會有各自的堅持，有時甚至會「決裂」。但冷靜下來，又會發現對方對的地方，然後重新回到一起磨合，直至完成一部兩人都滿意的作品。

「這是不是可以理解為互相妥協？」當記者這樣問起他們，張燦卻糾正說，更確切說應該是她的「古典」與楊文韜的「現代」的融合。

## 感謝「最好的時代」

多年來，楊文韜和張燦一直在街舞的創排和教學領域耕耘。疫情之前，經常到國外參與比賽，不斷從海外同行身上汲取養分。參與綜藝選秀節目，他們也是抱着推廣和學習的目的而去。楊文韜說，早在《這！就是街舞》之前，他們就參與過其他節目。今年決定參賽，開始是因為原定有海外高水平選手參加，有機會PK兼學習。同時，節目賽制難得支持雙人舞項目，也讓立志「扛起雙人舞發展大旗」的他們動心，所以對於最終的名次並不太在意。節目的大熱和他們二人的人氣驟升，也讓他們深感多年來的堅持是值得的。對於楊文韜和張燦來說，如今所懷抱的新的使命感，是不斷化解傳統觀念中對街舞的誤解，使其在中國也發展成為一門專業的藝術，進而在世界舞台上，舞出中國人自己的風采。

楊文韜和張燦直言，當下，是街舞舞者「最好的時代」。楊文韜說，回顧街舞在中國的發展，到現在才進入第三代。他們作為承上啟下的「第二代」是幸運的。早年，街舞剛傳入國內，公眾普遍視之為不入流，把跳街舞作為事業更是不可想像。楊文韜說，親眼目睹不少比他們有天赋、有才華，更比他們能吃苦的前輩，最終還是放棄了。即便他們二人，要把這份事業堅持下來，也經歷了無數的「鬥爭」，與家人鬥、與世俗鬥、與自己鬥……而現在的下一代已經不需要這麼痛苦。

放眼現在內地整個大環境，對於街舞的發展也越來越支持。舞蹈家協會已經設有街舞理事會，高校裏也有了相關專業，楊文韜自己就受聘擔任上海視覺藝術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多個學校的授課導師。似乎也是一夜之間，各類專業街舞培訓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家長們看待孩子學習街舞也不再是「沒出息」，而是一種新的成才之路。面對這樣的新環境，二人都充滿感恩。因此，在繼續藝術領域的精益求精之餘，未來也將繼續加強創作，特別是在雙人舞領域。

楊文韜和張燦介紹說，街舞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年齡和專業限制，隨時隨地，想跳就跳。這種開放和親民的特質，是《這！就是街舞》這樣的綜藝節目大受歡迎的基礎，也讓他們對未來更有信心：「接下來的時代，將會迎來更加光明的未來。」



啡，準備端上桌。這咖啡也一定會有的獨特味道。」

盧怡全是客家，在《客風·漂鳥之歌》中他嘗試將客家的歷史、生活、故事、語言、服飾、器具等加入舞作之中。從這個族群的遷徙與漂流中，訴說天地人之間的生息與共。「大家一起和諧地生活在宇宙中。」舞作從客家生活的日常入手，使用了许多生活用具作為道具，例如斗笠、扁擔，形狀如同客家特色小吃麵帕板的手絹等。再融入風格獨特的客家平板小調，以及客家傳統的三腳採茶戲等，種種意象經過舞蹈化的加工，被呈現成為細節豐富的「客風」。「舞蹈在模式上比較像電影，有起承轉合，觀眾很容易理解及進入狀態，而不是整段舞只是跳一個感覺。」盧怡全說。

因為疫情的原因，《客風·漂鳥之

歌》的香港演出轉為線上播放。盧怡全說，今年的疫情的確對演出與創作帶來極大影響。他認為，看線上演出，觀眾沒有臨場感，既感受不到音波衝擊到皮膚，也捕捉不到舞者呼吸的聲音，是種無奈的遺憾。但他不會因為疫情而停止創作，「我外號叫小牛，個性就是比較倔強，不喜歡抱怨，做就好了。」在他看來，數碼創作本來就是舞蹈創作的一個趨勢，區別只在於不同藝術家使用分量的多與寡。然而，在疫情有可能持續數年的情況下，他認為自己不會放棄創作的大方向而盲目地投入到數碼元素使用的大潮中。「舞團所確定的創作方向要很明確，要堅持，可以調整，但不能忘了根本。我編舞一定要文化的東西，而不是現在時興的潮流元素。」

文：草草

## 藝訊 川渝共辦中國詩歌節 謳歌時代新華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國作協、川渝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六屆中國詩歌節已圓滿結束，中國詩歌節是經國務院批准的國家級大型文化活動，是內地最高規格的詩歌盛會。自2005年10月首屆中國詩歌節在安徽省馬鞍山舉辦以來，迄今已分別在陝西西安、福建廈門、四川綿陽、湖北宜昌舉辦，本屆由川渝兩省市共辦尚屬首次。

本屆詩歌節秉承「詩歌藝術的盛會、人民群眾的節日」宗旨，由川渝兩地聯合舉辦了詩歌論壇、詩歌采風交流創作、詩歌大講堂、詩歌沙龍等三大類十餘項主題活動。著名詩人、詩評家、學者行走在巴蜀大地，重溫歷代文人墨客的名篇佳作，謳歌「抗疫」「脫貧」等時代新華章。

當天的開幕式上，《命運與共》、《在抗戰戰場入黨》、《抗疫英雄讚》、《堅信愛會贏》等作品透過詩朗誦、京劇等形式演繹了今年偉大的「抗疫」鬥爭。

「中國詩歌網流量暴增，每天上百萬人次瀏覽，最高每天數千乃至上萬首詩歌發表，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作協《詩刊》社主編李少君說，抗疫詩歌的創作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疫情發生初期，詩歌主要反映的是恐懼、抑鬱和疾病引發的痛感；第二階段，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詩歌主要是熱情的歌頌，也有了更多深刻的反思。

## 詩是對時代精神的高揚

「詩人總是走在時代前沿，以其特有的敏銳感知，密切關注抗戰戰場，以飽滿的激情謳歌抗戰前線的英雄。」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詩探索》主編吳思敬表示，這不是廉價的讚揚，而是對高貴靈魂的仰望，是對這個時代精神的高揚。

詩人們同樣用文字記錄「脫貧」新篇章。「站在家鄉的懸崖邊/繁華的集鎮就在腳下面/可是要走到繁華中去/卻要用去半天的時間/半天時間，貧困就與這阿土列爾村世代糾纏。」在大涼山懸崖村村民攀爬藤梯畫面的背景下，一群來自大涼山的百姓身著彝族服飾，聲淚俱下地講述著阿土列爾村的過去，讓人為之動容。「2,556級鋼梯在懸崖上堅挺地凸顯/貧困的根源正被我們斬斷/84戶村民集體搬遷/開啟了幸福生活新篇/讓貧窮從此滾滾！」來自大涼山的彝族同胞用質樸的詩語，向世界講述懸崖村脫貧奔康的故事。

詩人們感歎，懸崖村的變遷，已經成為中國向貧困宣戰的時代經典，成了一個國家力量的象徵和人民至上的歷史鑒證。

詩歌節期間，詩人們行走巴蜀大地，在山城重慶感受人文之美；在成都戰旗村、七里詩鄉，感受西南農村的鄉土氣息。「並不是我來戰旗村，村口的噴泉才唱得這麼歡；那些天竺、葵藤、紫藤、青竹站在林蔭道旁，笑容都很好看……沿着稻穗的穀芒一路參觀，我越走越明白，原來蜀地幾千年的稻子與農業真是由一面旗幟引着的。」浙江省作協名譽主席黃亞洲忍不住現場賦詩《成都，戰旗村》。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楊克則表示，成都市民的生活美學浸入到每個人骨子裏，詩情畫意是這裏的生活日常。



## 當李秀恒《天空交響曲》 遇上貝多芬交響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寧寧)攝影家李秀恒每年都有一個展示其作品的活動，前兩年都是與國家地理雜誌合作，用不同的主題出版攝影畫冊。今年他更多了新構思，適逢音樂家貝多芬誕辰250周年，李秀恒決定將作品與音樂演奏結合一起呈現，以攝影家李秀恒的非洲攝影作品《天空交響曲——不同角度之下的肯亞及坦桑尼亞》攝影集延伸而成的「紀念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天空交響曲」音樂會，將貝多芬樂曲、交響樂合唱與攝影藝術結合，以跨媒體呈現，觀眾一邊聽音樂一邊在10乘5米的大屏幕上欣賞其攝影作品。音樂會將於11月16至18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連辦三場，17日晚的音樂會門票收入將捐予傑出青年協會以回饋社會。他的主題攝影展亦在文化中心舉行，展出逾30幅攝影家李秀恒《天空交響曲》攝影集內的精美攝影作品一一展出。

音樂會將演奏貝多芬的「命運」、「田園」、「英雄」、「歡樂」交響曲樂章等，畫面與音樂交織。正如李秀恒形容「鏡頭下的雀鳥、牛羊、獅豹，就像天地間五線譜上的生動音符。」

同時表演者還包括音樂家梁建楓領銜的香港樂團；香港作曲家及指揮家陳永華領銜的由香港歌劇院合唱團、香港新青年合唱團、香港聖樂團、Ponte Singers、明儀合唱團組成的合唱團，以及著名歌唱家莫華倫、鄺勵勳、黃日珩、連皓則將亮相詠唱《歡樂頌》。香港樂團音樂總監梁建楓告訴記者：「70多人的樂團和逾百人的合唱團，加起來有近200位演奏者，這是疫情以來在香港首次較大規模的演出。」疫情下尋找排練場地不易，最終得以借到一間中學禮堂進行排練。

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將於本月內推出結合攝影藝術、交響樂演奏、合唱團的跨媒體表演，以紀念貝多芬誕辰250周年。圖為香港知名音樂家梁建楓(左二)、攝影家李秀恒(右二)出席活動。中新社